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我曾凑近那块荒地。树下，散布着零星的干瘪的粪便，不知是出自人，还是出自狗。小心翼翼深入，见一小水沟，尽管是臭水。蚊子们闻风而来，迅速在我脖子上和胳膊上叮出无数个小红包，越搔越痒。妻子远远望着我，说，赶紧回来，小心蛇。

前一段时间，见工人在附近忙碌，知道是奔这条河来的。这些年，眼看一块块野生的土地被涂脂抹粉，穿上西服，打上领带，成为完善市容的一份子。对此并不抵触，甚至有些欣喜。若总没人来管，没准儿还要投诉呢。人类的想法，应该跟隐藏在野地里的蛇、老鼠、刺猬等想法正相反。

一年过去，荒地变了模样。河流修缮一新，两边铺好柏油小路，植上栏杆。虽长不过二三百米，却给城市又添一条景观“河”（我还是大大方方地称其为“河”吧）。栏杆高逾半腰，几于颈齐，厚而结实，试以手推，感觉对面一个人在推自己。从早到晚，总是有人在那里散步。河水清澈，浅近乎无。深圳本是四季常绿，竟有枯叶和萎顿的花落在河面上，一动不动。水

游完太平湖三岛，已是下午1时，下船得马上找饭店吃饭。停车场里，有人拉客，还是我们上午进来停车时，找我们搭讪的那个姑娘。

按照姑娘的介绍，一鱼二吃是重点。她给我们挑了一条5斤多的花鲢，做船长的父亲下班回家，索性帮厨杀鱼。双友在一旁围观。船长杀鱼洗鱼，动作娴熟，我一看这鱼肚肠又细又小，就知是好鱼。

太平湖的鱼，真的没让我们失望，鱼肉肥美，没有一点点土腥味。红烧的鱼尾，微辣，被我们一扫而空。鱼头汤上桌，只放了一片薄薄的姜片，汤色牛奶一样白，且味道鲜美。两个孩子狼吞虎咽，平时爱争吵，这次居然和谐得一人吃一只鱼眼睛，我猜是鱼又大又好吃，塞住了两人的嘴，塞饱了两人的胃。

老板娘说，太平湖里的鱼好吃，是有道理的。捕鱼不用电网，因为电网容易把鱼儿电死。他们用“迷魂阵”，也是一种网，鱼儿游进去后，就游不出来了。人得“迷魂阵”的鱼还不能马上到餐桌。这些鱼得继续“洗肚肠”40天

艾热提风情园全是黑桑椹。层层叠叠的绿荫下，密密匝匝地挂着拇指大小的桑椹。

桑椹结得繁茂，一簇簇桑椹抬手可摘。起先还是一颗一颗往嘴里送，后来就伸着手掌去接，桑椹熟透了伸手一碰，就落在手心。我站在树上，一捧一捧地往嘴里喂。桑椹饱满而多汁，软软糯糯，放进嘴里就化了。甜糯的汁水让人上瘾。这种吃法让内地来的朋友咂舌，刚开始朋友还很斯文，一颗一颗地往嘴里放。见我吃得劲，忍不住也学着我的样子，伸手一捧一捧地往嘴里喂，大呼过瘾。

几捧下来，人都变成了乌泱乌泱的吸血鬼了。起先大家都顾不上，等饱食一顿后，你看看我的脸，我看看你的脸，相视大笑。旁边的两个小姑娘看我站在树上，直嚷要上树。“上！”我说，“没有过爬树的经历怎么叫童年。”

两个姑娘站在树上，一人拿个水杯，一颗一颗地摘，桑椹太多，一会就接满一杯，姑娘端起杯子就往嘴里倒。新疆大地阳光充足、土地广袤滋生豪爽，像阳光对大地的拂照，豪爽在举手投足间，在生活处处。

高生水

不动，它们不动。灰黑的河泥令周围的空气显得苍老。无论年轻父母还是孩子，都被高过河岸很多的两边的斜坡上伸出的树木遮住，亦显苍老。

沿河走到最里面，一小桥跨于水上。若画出此处的地形图，不太容易。河流十字交叉，伸往三个方向，或者说，河有三个源头。向左的，从广深高速路下面通往岭下山；向右的，从公园路下通往企龙山；继续向前行进的，从尖岗山大道下面通往一个大型的别墅区。因为都是穿路而过，游人在此必须止步。抬头望，这条窝在低处的小河，牵连着两座山和三条路。

但这么矮的小山，这样短的距离，无论如何也汇不成一条河的规模。要这条残沟有什么用？

在深圳见过不少类似的，半死不活的河水。说是河吧，都没有一个正经的，让人信服的源头，河中的水多为东拼西凑，仍以污水处理厂放出来的

中水为主。有时暗想，既然是污水，为何不干脆填掉，还能增加土地供应量。一个一线城市，土地面积还不到两千平方公里，太紧张。如此一想，便觉罪过。这些沟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以前一定有一些水，被命令到地面来做事。它们身轻力弱，不懈地冲啊冲，终于冲出一条沟，仅四五米宽，却耗费了无数的光阴和命数。世上所有的沟都和水有关。一朝功成，河边有了草，有了灌木丛以及乱飞的蝴蝶和蜻蜓，一个个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开始循环往复。

这天地造化，至今有其世俗功效。山体本身不生产水了，天上还有水。岭南雨水多，落在河里直接成了河水，落在山上的，还是要流下来，进入河中，让河动起来。只要还有逼人仰望的高处，有天空，有山峦，沟壑就可守株待兔，随时成为河流。而我的身边，两座山，三条路，皆高调，又各有低垂，总得有个去处。咸水涌便是它们的情绪垃圾桶。或曰，不就是一条排水渠吗，说得那么高大上。也许吧。但身边有这条河在，就有了一个让人心安的支点，一个既定的逻辑便会继续下去。

的。在我以往的概念里，景区里的拉客黄牛是不能搭讪的，这顿饭有点改变我的认知。我后来也自问，拉客的姑娘究竟是哪里打动了我？诚恳，显然还是诚恳。

后来在他们店里，我也看出了她的勤快。招呼客人、擦桌子、配菜、上菜、整理碗碟……忙忙碌碌，什么活都抢着干。我自问，也算是半开玩笑问她：我怎么就被你拉到这里来吃饭了？这个诚实的姑娘也告诉了我这里良性竞争的秘诀。有客人来了，绝不—窝蜂上，就算你家的菜再好吃，也会把客人吓跑的。如果客人说，要先游太平湖，那等客人回来时，依旧还是由原来那家去交谈。如果客人愿意跟着走，那是缘；如果客人想自己转转，也绝不硬上。

很多人都说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有些外界因素确实不可控，但做生意诚恳，保证质量，服务跟上，一定能留住回头客，也会吸引新客，这就是良性循环吧，也是我们说的真诚的待客之道。

真诚二字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简单却又不那么简单。

都是甜的。

桑树下，院子里烤肉的香气瞬间就蹿到鼻尖，大锅里炖的羊肉熟了。男主人放起了音乐，长睫毛圆眼睛的小姑娘跳起了麦西来普。脖子一扭，回眸一笑，舞姿翩然，舞蹈仿佛流淌在血液里，太自如了。

桑树浑身都是宝，桑椹可食用，可入药，制成桑椹酒、桑椹膏。桑叶可养蚕，丝加工成桑麻。在南疆喀什有专门的艾德莱斯加工厂，蚕丝经过加工变成民族风情的丝绸衣衫，装扮我们热气腾腾的俗世生活。

有年春上和和田桑皮纸手工作坊，院子中间坐着一个老妈妈，她脸上的皱纹也像桑树皮般写满岁月的刻痕，她一言不发地捶打着剥下来的桑树皮。巴郎子在撑好的条凳上磨浆，这家手工作坊到爷爷已经是第五代传人。经过碾碎、打磨再加工成桑皮纸，工序很复杂，最后还要根据每张纸不同的尺寸，放到不同尺寸的模具里裁切。用桑皮纸写字画画显得既古朴又厚重，谁又能想到眼前不起眼的桑树皮，经过处理，转眼就登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。

湖边用餐记

左右，也就是把渔网往上提一些，让这些鱼儿在太平湖里继续待着，不给它们投喂，也不让它们往河底的淤泥里钻。平时，太平湖里的游船用柴油，鱼儿游来游去，偶尔也会接触到柴油，这40天里，它们曾接触到的少量柴油也都被排干净了。过滤干净的鱼，完全没有土腥味。

十多年前读大学时，我和同学一起来爬黄山，当年的毛豆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去年暑假，我带孩子在黄山脚下玩，吃了好几家店的毛豆腐，都没找到当年的口感。此行居然在这家店寻到了当时的味道。豆腐口感紧致，有一点点霉的感觉，恰到好处。饭店的姑娘介绍，这个毛豆腐，是一个从呈坎嫁到这里的姑娘做的，味道确实正宗。

两个孩子都说，这顿饭是我们皖南行以来，最好吃的一顿。可我们居然还是被人从景区停车场里拉来吃

桑 椹

殷红莫问何因染，桑果铺成满地诗。恍惚间竟觉得满眼胖嘟嘟的桑椹都充满了诗意。儿时，站在桑树下扯着被单接桑椹。噼噼啪啪，桑椹雨就落下来了，落在脸上、身上，甜蜜里裹着疼痛、开心和懊恼——衬衣和花裙子被染得红红紫紫。这情景是每个新疆孩子童年里不可抹去的记忆。

还有更甚，还有更多的口腹甜。

那次是在去敦煌的途中，在一处维吾尔族小院经停。我们一行大小十几号人，站在房顶吃桑椹。人站在屋顶比树高出许多。高高在上，风吹过来，恍惚中每个人都是王。有人大声地唱起来，风裹挟着香甜无处不在。孩子们比画着，跳跃着，手舞足蹈，御风而来的歌声让我们忘记了时光。那一刻的我们不是我们，那一刻的我们更像我们。分不清是大人还是孩子更开心。所有的童心，都在手指间，在眉梢，在这张脸到那张脸上漾起的甜蜜里。

那些甜蜜的时光啊，风吹过来

◇相约秋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“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”奖、2023年《作品》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